易學

易學卷二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王去聲

以一陽統衆陰者莫尊於五則於卦爲比爲建國親侯之事次莫如二則爲師爲奉天伐暴之事蓋君臣之道異刑德之象殊而憂樂别焉以衆正者丈人也衆陰疑於不正而以一九二統

之能用爲正如伊尹太公可以其主王矣用師猶聚毒而治病也故曰毒天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許六反

无水之處穴地輒可以得水水隨地有者也兵不患无有民即有兵无故而先聚兵以生亂與有故而諉於无兵非知兵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申叔時曰德刑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祥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極是以
神降之福時无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
也愚謂此所謂師出以律者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用兵大事也安有人主不持於內而可以用兵
者乎將大權也安有人主不信其心不隆其禮
而可以使衆者乎以剛主應剛臣猶未保其終
九二應於六五是以吉而无咎賞有功而萬邦

懐之則其所賞皆以正勝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尸者不言不爲飲食爲祭祀主而已也爲師主者可若是乎三居二上而柔則以弟子而載尸耳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幸而无功大无功則凶輿尸程子釋爲衆主朱子釋爲師徒撓敗輿屍而歸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克捷者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
才之能否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
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吳氏曰師三宿爲次兵
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
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謂
不進前而退後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
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丁丈反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任將之道師

之輿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所爲雖正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役是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蘇子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録其一勝之功以爲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茍勝故其終可以成功程子曰小人有功賞之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愚謂賞小人之功而不及以政怨自此始矣若光武不問其人類不爲

三公渾然无迹可尋而保全曲盡今用之可為萬世法

☵☷ 坎上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毗志反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者親輔之義卦惟九五一陽而五陰從之此先王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者也占者豈易當哉必再筮以自揆有能如五之剛中備其所謂元大長永貞固者否乎備則可以无咎而凡上

下五陰不寧其居者皆將來應惟後之而不來
者自外於王化凶矣比吉也三字衍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物之最相親而无間者莫如地之於水也先王
象之故衆建萬國而又制朝覲會同之禮以親
諸侯使諸侯親民而吾以親侯親民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以孚為本誠愈積則人愈親一不誠則前誠
盡棄而不免於疑故積素凝質以抵於至充而

後可以言比也缶瓦器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由親始修身齊家以及天下者正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陰柔不中正乘承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也必

且見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辭親而事君故曰外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故比賢所以從上也非以立黨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

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舍去聲

王者雖以盡比天下為心而未嘗強人盖王者不自神聖而曲體人之情者也故以其比顯示天下而與愚夫愚婦共之來者來去者去後夫自凶吾不謂之凶士固有志不相迫也人各有主不相強也雖盜賊不必盡誅小人不必盡竄置之度外耳譬之三驅豈以失禽為介哉我无介邑人亦无介公天下而不私故吉三驅之禮天子不合圍即成湯祝綱之義圍合其三而前

開其一不反入而前去免勿追矣故曰失前禽邑人就從田者而言上使中觀感而化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四陰皆宗九五而此獨上之所謂後夫也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否諸侯朝齊而譚子不來宜其及矣凡六爻以上爲首初爲尾夫比德聖人之所惡也比非美詞也而不可无也比莫患於面而不心人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曾子病之故盈缶之孚貴焉又莫患乎外而不內故事君求於孝事長求於弟使衆求於慈不親反

於仁不治反於知不答反於敬皆所謂比之自內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小人比而不周也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君子周而不比也修其內不可不修其外弘獎人倫許與氣類特衆美而效之君人臣之事非爲私昵也雖天子不能比人以私蕩平正直固甚願之而不可以强人之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修德而人服非爲德以服人也爲德以服人必不服矣葵丘之會宰孔遇晉侯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

否矣湯之祝網則不然欲東欲西欲南欲北欲高欲下離不任之有不服焉退而修德不問其所比修其所以比而已矣王者恠人之東西南北而人終不可逃王者有出於天下籠之雀乎故曰比之无首凶此凶也人自取之非王者貽之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勑六反大畜同

蓋文王在羑里之中自傷其所遇非時而德施未行也故曰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小畜者以小畜大之義止而養之之謂畜蓋天子之統天下常也而有時乎不然則爲之臣者代天子爲治雖非有意乎侵君而勢不得不爾於是止而畜之暫也此卦六四得位而上下五陽入其統馭故名上應之助其畜者也下應之受其畜者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去聲

有健巽之兼德又資九五剛中而志行故小畜

可亨雖然小畜耳陽氣且上行而不能悉止五陽一類四柰之何則自我西郊而德施未行固宜也凡雨无從西來者雲在西當風而散風從東與北來乃雨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則雲散而不雨小畜之象第懿文德而无敢耀武功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乾當居上而今居於下故三陽皆欲上進而无帖然爲六四所畜之心如其進復以道固聖人

之所許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與初相牽而復亦不自失其道者故吉中謂中德、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說音脫

九三雖乾體而不中近比於六四之陰故脫輻不行而輿之居然終不能相下也有夫妻反目之象則三之自失其道而非四能畜之也於四何尤輻輿下縛木與輿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子

夏傳云車劇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
也去聲上
柔正之德非有意於畜天下者也而時會適爾
安得而辭之夫群陽最難畜矣必以孚誠上結
於主而後群陽信我之能忠罔敢不孚於是傷
害可去憂惕可出而免於咎文王之象也後世
若王導亦近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
也

四方以孚結五而五與之同體亦以孚結四攣如固矣故以其富厚之力用上九而上九從之則天下之靡然而從可知也既曰有孚是德感也不獨用力用力而欲群陽為之畜難矣富者多財之目惟富厚者饒於力而能役人貧者不能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處上 幾聲音機

上與五佐四以畜陽者也畜道已成和而雨矣

與我居處无反目矣盖以德載而不以力制故至於此載者下而容之之義也雖然巽體陰也是謂婦制其夫於事不順而乾終非易制之物何能无反目乎雖正亦厲矣月之幾望陰德盛也故君子征凶乾固難爲而巽亦甚不易爲其不兩敗而俱傷者幾希深戒焉可也當是時巽雖无意乎制乾而不得不制乾婦行夫事臣行君事亦可以例文王而見聖人之心使天下諸侯自率其職自復其道聖人甚願之而其去其來其順其逆復何知也惟不能盡如吾意則不

得不受形弓玈矢之賜專征伐於天下然猶小心翼翼徽柔懿恭以臣道終盖深惟幾望之戒爾嘗以武王之事揆文王之時文王之專征也詎惟飛廉惡來五十國不能服即伯夷叔齊猶不服特諒其非富天下耳而迹固嫌於受命矣王其事而不王其心誰能信之祖伊之告微子之奔月幾望矣君子征凶周公亦追狀其危心乎此所謂君子者吾不知其誰易雖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然如大畜小畜諸爻未可定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也大過小過亦如此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咥直結反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說音悅

履者踐躡之義卦有五陽而獨六三一陰居下之上非畜陽之時乃躡陽之時也躡陽者踐其後之謂故曰柔履剛也危地也以兌悅之和德而應乾剛之盛德故雖履虎尾而不至於見咥亨矣且九五在上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虎之亨亦履之亨也關子明以此方之周公云蓋周

公以叔父之親有大功位冢宰而攝行天子事亦所謂履虎尾者也公遜遯碩膚赤舄几几萬世頌之不咥人矣履正可與小畜對看小畜危地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故可畜然群陽方進而施終未行則乾在下而以制之爲其道故難也履亦危地也說而應乎乾故可履然帝位不疚而附其休光則乾在上而以順之爲其道故易也顧履亦不易矣小畜之四與冢同意而履之三與冢不同意盖四本多懼之地而能懼則免於凶三本多凶之地而不能懼安得无凶周公

曰文王我師也周公居多凶之地而操多懼之
心者也然猶有居東之危虎之難履如此宜其
繫六三之辭若是乎虩虩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上浮澤下流上下之正理也禮之象也禮所
以辨上下上下各得其分則民有定志而无復
凌奪之患矣坊記曰坊讀與防同君子之道譬則坊
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
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小人貧斯
約富斯驕約斯濫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

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富家不過百乘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賈子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也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

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欲其不亂也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天下多變而不齊臨事則眩惟素所循持者无謬可常守而不悔若臨事而可以取辦為也奚取素焉所為貴素以待急也初九以陽居陰率其素履而獨行所願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初九未違二違矣而未遠於初操履如故率禮而行蕩焉无他有幽人之致貞而不亂矣故吉非秉陽中之德不至此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跛波我反

夫彖言履虎尾不咥人亨純臣也至於爻而爲強不可使之臣何哉說而應乎乾舉全體之三言也三不中正居下之上妄謂履之所以爲履

惟吾也而離二陽以獨用此以眇視以跛履而強其所不足以履虎尾者也虎尾豈眇跛者所能履哉非純臣也武人而欲爲大君者也喪无日矣知小畜六四爲上合志則知此爻爲上不合志安有不合志而可以履虎尾者乎知此爻爲位不當爲志剛則知小畜六四爲位當爲志柔安有柔而當位不獲福者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愬山革反

愬愬懼也合而言之則乾爲虎離而言之惟五

爲虎故九四亦有履虎尾之象以九居四正與
六三相反故其志行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亦與彖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互相發使人
謂已虎可也而自虎不可也九五自虎以決爲
履雖剛中正能无厲乎夫惟辟作威作福玉食
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此戒爲人臣者之辭非
縱人主之辭也而昧者不知輒謂威福玉食惟
天子意夫天之立君豈使縱淫於民上哉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天子出者不必

皆有道之天下也秦皇漢武之世其為无道也孰甚晉武唐憲皆以獨斷興而梁武苻堅又以獨斷亡獨斷者豈人主之盛德哉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傷於所恃故也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道則一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不聞以

不夬履為憂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

也

總前卦爻辭而觀之其吉凶悔吝之故居然可見矣禮之或離或合祥之所以或降或否也豈不影響乎哉視履之終足以自考矣周旋无虧罔所愆也則於德爲元於占爲吉不然而以有虧之身責天之不我私也天亦何爲而獨爲斯人私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否卦同天尊地卑之意多則下濟上行之意少天尊地卑之說適於人主而小人常操是以中之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談何容易此千載一時也夫千人一俊百人一乂君子於天下千百處一焉孰與小人多而能盡小人貴使之各得其所以為吾用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小人化為君子矣蓋泰之義曰通通者无所不達之謂非決而去之之謂也決者夬之說而非泰

之說也君子修德貴乎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而治天下則內君子外小人使君子居中以養小人小人居外以奉君子若此者寧獨无患將各獲其分願而皆適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左右皆去聲）

他象皆稱君子而泰獨稱后者幾在后后下降而臣始上行也道以義言宜以利言天地之道惟有陰陽由陰陽而有五性五倫之道則聖人裁成其渾淪而剖析之也陰翕陽闢所以為

生而翕之亦非所以為殺各有所宜宜之為言如月令所載豳風所陳職方所紀牧民山高等篇所衍孟子所謂王道始終之事皆是也天地能為主宰徵聖人則誰為之輔相而職行之乎裁成輔相非為天地以為民而左右福利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茹汝音

茹根之相牽者拔茅則連茹而起初九居下初進則二陽之進可知矣當泰之時君子以其類進而行其濟天下之志故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馮音憑

虞廷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毋以治泰為易也泰寧之世何所不有含垢茹瑕然後人心不驚而得兼覆並載之體故首包荒包荒如何馮河者小人之勇者也自非作奸犯科之數安得不收遐遠者聲教之所難及者也自非寇賊奸宄之數安得有遺若乃淫朋比德毋以軟熟可喜而用毋以日在左右而昵此則所謂中行之道也是光顯偉大之業也去陰謀遠矣或言聖人治

泰之時直道而行何用作此委曲不觀皐陶之賛舜乎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亦甚包荒矣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陂彼偽反

初陽在下志進而已二最得中三過中且領袖君子而逼近於陰乗上進之勢无相容矣聖人懼其失包荒之道而傷泰業也故訓之曰平則陂往則復天道之常臨戒八月豐宜日中當斯

時也君子將陂小人將復非艱難以守其貞不可貞者如二之中行是也當斯時也素孚君子必有議吾之所爲者宜毋恤焉而必以艱貞則善類當食吾福矣天運豈有常哉善則留耳世人往往分别品流太嚴而掊擊小人大甚邪之殄瘁徒誘曰天非也象曰天地際也言坤乾二體交際之時貞勝之會以此儆人非誘之天而已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凡易之道每樂於下復上行謂之往而下復謂之來三陰皆騷騷失勢而樂於下復故翩翩相從不必富厚而能用其類不待戒令而其心自孚蓋陽之上行非陽之福而陰之下復乃陰之利也可不畏諸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皆失實者言其皆非陽類也人富而其類從之者為利耳未必出於其志不富而從則志同可知故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所以深明其可畏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

願也

蘇子曰妹女之少者也易女少而男長則權在女六五以陰居尊位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而亦非坤之利也乾病而疾坤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以輔乾之意而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程子曰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從夫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城復于隍則恃者果陂而勢已成矣尚可以力爭而用師爲哉自邑告命可也衆散而聚微故稱邑方泰而教之以朋亡泰極而教以勿恤其孚至此而教以自邑告命无不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治君子而後治小人者然雖貞而不免於吝則是可爲也夫何能奇此就天下之勢而爲君子謀者也非爲上六謀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復隍始于命亂治之當自告命始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備鄙反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匪人非人也人非正人與非人同无邦亦然邦无治邦與无邦同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辟音避 難去聲

不可榮以祿是髓論世只為怕饑寒餓死故不免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二陰以為小人決矣而聖人予初六以吉亨之占者何與夫人之始進未可逆探而預絕之也苟有憂國奉公之志則君子已故茅茹之象與泰同而第教之以貞貞則志於君者也否則志於身者也而聖人始絕之矣雖然其所以異於泰者亦以此泰之志曰在外為天下也焉有為

天下而不為君子者乎否之志曰在君未可知也君子以之而獲上治民小人以之而容悅取寵同行而異情矣顧所以收小人而還於君子者非此无術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者獨此心耳最不易判別而亦最易染入權宜之論與調和之目乃備責君子寬茹小人兩可而皆適之地招小人而還君子恒於斯喪君子而入小人恒於斯不可失

亦不可忽也君子不幸不能包小人而猶幸爲小人之所包此亦撥亂爲治之一幾毋謂小人不可狎邇而拒之雖大无道之世公論尤存良心不死豈以小人无心而況又有持志不堅遭時適窘蔑運用之力陷違僻之途者此曹皆可收爲我用舍此不收則誰爲吾之徒如否六二其人也陰柔中正而居用事之地以位則包我以意則承我良足嘉矣亦彼之福也故曰吉大人於此而却其承則終无與人爲善之時受其承又有載胥及溺之患惟汙其迹而白其心詘

其身而伸其道以吾之受為移之之機而非亂於其群庶幾吾道可亨矣故曰否亨言當艱難為之而毋但泰然受其承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見君子而厭然亦其一時良心之發如象之忸怩是也是之謂包羞聖人不欲棄小人而以恥心動之又欲因其恥而善收之汲汲矣三近陽又陽位故其象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離去聲

人處通時未有念命艱難坎坷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奠而鼓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若九四之所謂有命聖人因厭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既曰有命又曰无咎又曰疇離祉則衆當蒙其福而奚獨一身乎曰志行誠快之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以德以位以時以交亡不可以反泰者而否之既久不能以一日傾則第休息之且第存戒心焉而後可如光武置二子於度外休否也以十

年為遠而惓惓乎審黃石存苞桑之詔戒心也
蓋使否泰之循環如易之六陰六陽可以刻期
而至則人事可廢而非然也漢四百年而亂唐
與宋皆三百年而亂而漢之為唐中幾四百年
唐之為宋乃僅五十三年修短之數大殊而不
可期則其間人事得失何限故必曰其亡其亡
也而後可以興闕子明亦云夏以金德垂四百
年殷以水德垂六百年周以木德垂八百年得
其道也數不能逃後王不能應其數者禮不行
於易中者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乾剛之極衆君子聚矣傾否固宜而象獨以時言時乎時乎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明其不可失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五陽同類而五又居乾以爲之主所不同者獨六二一陰耳二居正得中而上應九五是之謂大同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曰三字衍乾行者謂應乎乾而以乾行也人不能與鳥獸同群人則與人同耳與姻婭同與醜類同與意氣同皆非无私之同也野者曠遠无私之地此而爲同則邂逅相遇班荆傾蓋初非有同之心而人盡吾黨與天心何異故曰乾行也雖然此言公耳而公之與正又實有分故利君子貞非明莫察非健莫决非中正相應則君子小人相雜乞迪厥德謨明弼諧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也以此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誰能同之者其惟火乎故祭天取於燔然天陽類火陰類終非類也非類而類之必有道矣故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此不妨彼彼不妨此此以成彼彼以成此若晏子和同之論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異門而情隔矣出門而與人同誰非我輩者
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陰者陽之所爭得者也大有之陰在五五君也猶戒其无備同人之陰在二二臣也安得无宗乎宗於五可謂正矣而猶稱吝歟乎于野之公也卦合離體以應乾合離則德不薄應乾則交不私至于爻而力单单不得不專專則狹雖然未失道也獨稱吝耳儻能持衆美而效之君復何吝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蘇子曰六二之欲同乎五也歷三與四而後五故三與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五乘其墉其勢至迫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知困而不攻反而獲吉也九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焉五在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既已起戎矣雖欲反則

可得乎欲興不能欲歸不可至于三歲行將安入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號戶羔反咷道刀反旅卦同

中直即中正直其正也蘇子曰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由此觀之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強而不能奪始於號咷而卒達於笑至於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以知二

五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閒之矣故曰其利斷金蘭之有臭誠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誠同也故曰其臭如蘭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于野有以異乎无以異也于野无貶辭而于郊云志未得者何于野未盡之辭有君子貞在焉于郊則否故止无悔而已也二氏之道皆

于郊也而遺于貞可以无悔未可以得志物之同于乾者亦寡矣而又處乾之上同于天而僞于人烏稱同人同人者得人之同者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五獨一陰而統群陽大者皆爲所有故曰大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者日也月星在天无資於用獨太陽爲萬物

宗是出則作是入則息是南則寒是北則溫故大有萬物者惟日之麗天乎遏惡揚善取法於斯然稍近於有爲矣比以一陽統五陰則弟言建國親侯舍逆取順曾何藉於爲乎此亦爲易而无備故耳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有交於害而非咎者惟艱則免耳日出則事生事生則害集富者怨之聚貴者責之叢而權者大利大害之所歸有之即危也而況於大有

之時乎預人事者惡可以不艱艱則時交而心未交尚可免於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戒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五雖兼有羣陽而尤專於二二有乾健中正之德以承大有之君克勝委重无傾危矣呂伯恭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濟槃錯㽋結欲其解紓黯闇汙濁欲其茹納故為大臣者如大車之載而後可

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亨享同

居下體之上秉極剛之勢而承柔順之主勳名一時莫過焉公以此享獻于天子而天子受之非德莫之能勝蓋桓文之勳也後世之假此名以樹權者比比而是聖人防之豫矣故曰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彭盛也詩載驅出車皆以人馬強盛爲彭彭大有

之時諸陽皆為五有而四最偪近至強盛矣必也別嫌多懼而不自居於彭然後為明哲之事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鶍以
六五執柔守中之主也忠信重禄而以孚發人之志上下亦既歸之矣然君道貴剛當以威濟太柔則簡易而无備故戒以簾遠地則堂高所以預防人臣之不敬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者不可以盈而上九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集福其宜以剛乘六五之柔履信也思順也居旡位之地不累於物而高尚其志尚賢也